

准花鸟虫鱼

丁 聪 画
陈 益 文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准 花 鸟 虫 鱼



丁 陈
聪 四
画 益
文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准花鸟虫鱼 / 丁聪画; 陈四益文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80713-186-1

I. 准... II. ①丁...②陈...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J228.2 ②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4622 号

责任编辑 吴 兵 吴金彪

装帧设计 王 芳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42 (传真)、8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8 印张 101 幅图 12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

定 价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不知是读者口味变了还是编辑的口味变了还是别的什么的口味变了，编辑们似乎都串通过一样：先生，写些轻松的、有趣的吧。生活中轻松有趣的要比沉重痛苦的话题更多呢。本来，生活是这样美好——就像一位著名主持人说的，花香鸟语，阳光灿烂，真不明白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——应当好好享用，而生活又总是充满着情趣，理应在文章中得到反映，但据我的经验，人心各异，关注的角度不同，情与趣也便迥异。比如，歌星们在台上扭来扭

小 引



去，甩头闭眼，要把爱而且是所有的爱都给了他（或她），唱得死去活来，有人觉得十分有趣，大叫大喊地捧场，但何满子先生却觉得这是把肉麻当有趣；而傍大款、收红包、拍马屁、抬轿子这些很多人认为恶俗不堪的事情，有些人却干得津津有味，其趣无穷。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隔膜，有多大？

我这组小文，虽然自以为风花雪月，花鸟虫鱼，世故人情，谈天说地，有趣得紧，但毕竟看来看去还是不似“正宗”，故只得名之曰《准花鸟虫鱼》。好在有丁聪先生妙图，或可使文字藏拙一二，但也定会有人说，无非是些陈芝麻、烂谷子，哪里又像花鸟虫鱼？好在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，天下之大，包容万物，或许也有人愿意听听这些自说自话，谁料得到呢！

目 录

准花鸟虫鱼

关于花 /3

关于鸟 /7

虫入诗 /9

鱼缸里 /12

八哥儿 /15

“皇军”和“蝗军” /18

河豚 /21

鲥鱼与“礼” /24

蝓蝓儿 /27

无下箸处 /30

关于蛙 /32

打麻雀 /35

数蚊子 /38

不喜欢龙 /41

美丽的毒花 /43

何首乌 /48

名花倾国 /50

话说荔枝 /55

闲话枇杷 /60

两出京戏 /65

拍马文章 / 70
耕耘与收获 / 73
《燕市积弊》 / 76
掺水 / 81
绝命辞 / 84

精神现象拾零

道与器 / 89
精神保姆 / 91
经验的汲取 / 94
科学与权力 / 97
造神与造圣 / 99
官员无小节 / 102
文章与时代 / 105
知与行 / 108
超前思维 / 111
“导向”与“守土” / 114
不能错 / 117
说附和 / 120
浅说时尚 / 123
面谏与听谏 / 126
思想打架 / 129
依附心态 / 132
笑话 / 135
什么都要 / 138
语言的魔力 / 141
虚导与实导 / 144
人治心态 / 147
思想的美妙 / 149
听什么 / 151
外行与内行 / 153
政治家与文学 / 155
玩圣人 / 157

- “宠物猫” /160
过时的例证 /162
到位 /164
对对子 /167
好的和坏的 /169
说考差 /171
今之学者 /173
今之版本 /176
版本今学 /179
学术的量化 /182
学术的水准 /185
含糊之用 /187
湖南人做的《红楼梦》 /190
名人的序 /192
借用院士 /194
“咬”家 /196
陈寅恪的热销与冷藏 /199
“读经启蒙” /201
难买的书 /203
读图的烦心 /205
图书馆记忆 /208
美女作家 /211
流行的调料 /213
全知 /215
跟在后与领在前的 /217
投入 /219
金钱这东西 /221

三言两语

- 世事如棋 /227
艺高胆大 /228
不要乱捧 /229
不拘一格 /230

“善意”谎言 /231
做戏不是做事 /233
商家与学者 /235
奔古装 /237
拿在明处 /238
通才教育 /239
问责 /241
学者走穴 /242
另类审计 /243
剩下的是宝贝 /245
何以应之 /246

准花鸟虫鱼

关于花

小时候，很喜欢花。为什么？也没什么道理可说，只是觉得五颜六色，煞是好看。我奶奶文化水平不高，粗通文字而已，但她记性甚好，许多弹词的段子，都能背诵，而且边说边唱，十分动听。我少年时的暑假，常常就搬个小凳，依于膝下，听她一面做针线，一面讲故事，以消此长夏。什么文必正、霍定金；梁山伯、祝英台；孟丽君、皇甫少华，都是那时听她说唱的。在她的段子中，有两个十分特别。一段是花的故事，一段是虫的故事。花的故事男主角是“洛阳公子”，女主角是“凤仙小姐”，即洛阳花和凤仙花。所有出场人物，都是花的拟人，虽则故事情节不过是才子佳人的俗套，但把这么多花编成一个故事，也颇别致。以后每认识一种花，常常就和故事中的人物对号，觉得很有点乐趣。

可是到了青年时代，这爱花的情怀大有改变。因为那时喜欢什么花呀草呀，是要被当作“小资情调”的。无产阶级似乎不当喜欢这些。要喜欢，也该喜欢稻粱黍麦菽稷，马牛羊鸡犬豕，因为这些东西有关民生国计，能填饱肚子。这想法今天的人听了会要发笑，但当年像我一样追求进步的青年，却并不觉得不近人情。几千年了，中国人理想的太平盛世，无非只是人



人都能吃顿饱饭。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，确实是没有调花弄草的闲情逸致的。既然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，当然就要同“小资情调”坚决划清界限了，所以，我渐渐冷漠了那些花草。

再到后来，“小资情调”又升格为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了，罪状是养花种草会消磨无产阶级革命斗志。所以连朱老总在中南海家中种几盆兰花，在“文革”中也成了“革命造反派”“革命”的对象。

记得那年“工宣队”和“军宣队”（全称是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和“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）进驻上层建筑之后，他们的代表曾被请进中南海。回来向我们“老九”（这也得说清原由，不然三十岁以下的人不懂。盖当时除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

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这八种人外，最被人看不起或被认为最需要改造的就是知识分子，故戏称“老九”。这名称据说毛主席也知道，所以有一回传达的最高指示是：“老九不能走，还是要。”）传达时，一是带回了几个芒果，说是对全体“革命派”的最大关怀，既不敢几个人拿来祭五脏神，又不能长久存放，只好摆在那里供人“瞻仰”了几夭，就无影无踪了，是烂了还是扔了，不得而知。二是说中南海里把花草都铲了，种上了粮食蔬菜，这好像也是属于“伟大战略部署”之列。于是，我当时所在的复旦大学，也把数学系楼前好好的草坪挖掉，种了麦子。理由很堂皇：麦苗是绿的，麦穗是金黄的，麦子可以吃，有色有香还兼有用，比中看不中用的草坪强多了。至于一个没有鲜花没有青草的世界，是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，那是谁也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了。

今天的人，比那时要聪明了许多，知道人要填饱肚子，就



得保护生态，保护环境；也知道花呀草呀的虽然不能吃，却也可以发展成一个产业，靠它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；还知道人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之外尚需有丰富的精神生活——尽管这些道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说过，并非新的发明，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我们发誓要永远坚持的指导思想，但真正懂得这一点也费了不少代价。

一辈子不曾（或曰不敢）摆弄花草的我，临老也学着种几盆花了。尽管选的都是人家说最皮实、最容易成活的，可到我手里仍旧只见它日渐枯萎。失去了的“小资情调”或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，看来难以“复辟”了。

屈大夫可以吟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”；陶渊明可以诵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；汤显祖可以写“花花草草由人恋，生生死死随人愿”，我们赞他们的高洁，夸他们的志行，惟独到了我们，却要同花草作最彻底的决裂。我不曾质疑，也不敢质疑，因为那是以革命与人民的名义。而天下最可怕的，也就是在革命与人民的名义下，推销似是而非的真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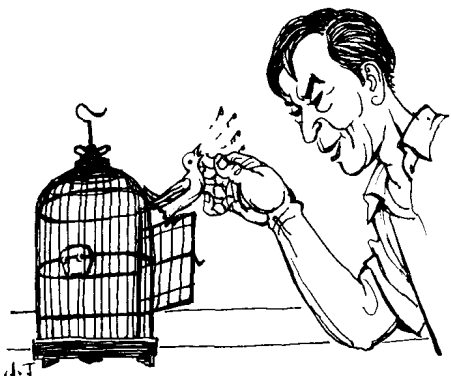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的青年人给情人送花、给长者送花、给病人送花、给客人送花，已经成了习惯。他们不会知道花草之中也有过严重的“阶级斗争”——不知道也罢，生活不再那样沉重总是好事情。

关于鸟

人人都说退休是个坎儿，从忙忙碌碌中一下子闲下来，不容易适应，要学会调整心态，调整生活。所以，一听说我退休，就有很多好心的

朋友为我规划今后的生活，有一位还把他养了两年的——一只芙蓉鸟（又名金丝雀）送给我，并郑重其事地说：“退休以后会有一段时间很难过，不过不要紧，慢慢会适应的。这只芙蓉鸟会唱歌，可以解闷儿，喂喂鸟也可以打发过多的闲暇。”他比我年轻，但说起来倒好像比我更懂得退休的甘苦。

朋友的好意不便推辞，而且“金丝雀”这个名称很引起我一些好奇。从懂事时起，我就知道金丝雀是富家的玩物，后来读小说，又知道富家的姨太太或外室（今天称之为“二奶”者），也是被目为金丝雀的。但是，久闻其名，却始终未见其形，倒不见得无缘相见，实在是这些鸟儿也如花草，带着浓厚的“资产阶级”气息，避之惟恐不及，哪里还敢去亲近？这回一见，才知道不过是一种小小的鸟儿。一身毛色金黄，所以得名，又因娇小依人，成了某类女人的雅号。不过我那朋友说得不错，它



的啼声，绵长而多变，如果不知道，还以为是一群鸟儿在歌唱呢。那么娇小的身体，而能发出那样嘹亮的声音，也颇令人惊诧，真不知它的能量从何而来。

金丝雀倒也不娇气，除普通粟米外，几片青菜叶子也就打发了它一天的口粮。这一点颇不类以它为名的女人。

由于粗心成习，喂鸟不到半月，就出了纰漏，竟在早上替它放食后，忘记了关上笼门，随即离家外出了。等到想起，即便立即赶回，恐也为时已晚，何况那天还有事羁绊，只得听天由命。心想，回家所见，一定是一只空空的鸟笼，平白地辜负了朋友一片心意。

事情往往有大出人之意料者。回到家中，跑到阳台上一看，笼门固然大开，鸟儿却安然无恙，好像它从来也不曾想过要飞出笼子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京戏里的故事说，杨延辉当初在大辽被招为驸马，锦衣玉食，娇妻相伴，却自思自叹道：“我好比，笼中鸟，有翅难展”。其实，笼中鸟未必会有这样的感慨，豢养既久（其实也不过两年），早已是有翅不展了。言念及此，不禁想到孟夫子的一句话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。”几希！有无这样的感叹该算是一点点吧。

但是，且慢。这一点未必能算。记得廖冰兄老先生有一幅漫画，画的是在坛子里冷冻已久的人，一旦坛子打破，原可伸手舒脚了，他却仍旧拘拘然作冷冻状，再不肯自家活动活动。那情形同鸟儿并无不同。思想禁锢得久了，即便给他解放思想的环境，他也已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；计划体制下过惯了，赶到市场上也仍旧按老样子过日子，甚至还会赞美那禁锢的美妙。这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例证。

动物保护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主张让一切禽兽回归自然。但反对者也有一条理由：过惯豢养生活的禽兽，回归自然，等于自找死路。但愿不要有人也借此理由，为恢复思想禁锢和计划禁锢张本。